

伊斯蘭在當代印尼政黨政治與選舉的地位^{*}

游雅雯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摘 要

本文試圖從歷史層面來追溯伊斯蘭與印尼政黨政治之關係。本文首先探討伊斯蘭在印尼荷蘭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時期，反殖民時期，以及在獨立建國之後等歷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接著討論印尼的伊斯蘭政黨在建國後歷次選舉的表現，本文發現到伊斯蘭政黨擁有穩定的民意支持，顯見伊斯蘭對政黨政治的高度影響力。最後，本文以 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為案例研究，觀察到所有總統候選人都很重視伊斯蘭議題，並努力拉攏伊斯蘭政黨的支持。從佐科威總統選擇宗教學者阿敏擔任其副手，倚賴伊斯蘭宗教學者理事會鞏固東爪哇穆斯林票源，並在投票日前幾日前往到麥加朝聖，以形塑其虔誠穆斯林的形象，皆可發現伊斯蘭對印尼政黨政治及選舉的地位不言而喻。

關鍵詞：印尼、伊斯蘭、政黨政治、選舉、佐科威

^{*} 感謝科技部專題計畫（計畫編號：MOST-107-2410-H-032-067-MY2）的經費支持，使本研究可以順利完成，同時也感謝李美賢老師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惟本文之可能的疏漏與錯誤，概由本人負責。

壹、前言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全國人口 88% 皆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一些學者將印尼形容為穆斯林國家中最世俗化、最民主化、最具有宗教容忍度的穆斯林國家（Barton, 2010; Buehler, 2009; Intan, 2006; Ramage, 1995; Schneier, 2016; Woodward, 2001），其理由包括：一、在憲政制度的設計上，印尼憲法明定印尼建國精神是建立在「潘查西拉」（*Pancasila*）建國五原則的世俗性基礎上¹，而且印尼憲法並未設伊斯蘭教為國教（State religion）²；二、印尼曾經歷 30 多年的軍事獨裁統治³，在「新秩序」（New Order）時期，蘇哈托為了控制壓制伊斯蘭勢力，將當時五個伊斯蘭政黨整合為團結建設黨（Partai Persatuan Pembangunan / United Development Party, PPP），並要求他們要接受「潘查西拉」的世俗意識型態；三、在司法體系方面，印尼的伊斯蘭宗教法庭地位低於世俗法庭，僅存在亞齊省⁴。綜上所述，有學者認為印尼「政教分離」程度較高，甚至可以用「世俗民主國家」（secular democracy）來定位印尼（Barton, 2010; Luthfi, 2009）。

然而，僅從憲政制度層面就把印尼歸類為世俗國家，以為伊斯蘭對公共事務缺乏影響力，不免輕忽了伊斯蘭長期以來對印尼政治及社會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有些學者觀察到伊斯蘭議題對於近年來選舉發揮重大影響力時，他們驚訝地問道：為何印尼伊斯蘭的勢力大增（growing religiosity）？為何出現「保守主義轉向」（conservative turn）（Hamayotsu, 2014; Sebastian

¹ 這五個原則包括：信仰一神（每個人都必須有宗教信仰）、人道主義、民族團結、民主、社會正義。

² 儘管印尼總人口的 88% 為穆斯林，並未設置伊斯蘭教為國教。反之，印尼憲法僅規定以下六大宗教為政府所認可的合法宗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孔教（Confucianism）。每位印尼公民必須在身分證署名宗教信仰。

³ 1965 年蘇哈托以軍事政變方式推翻蘇卡諾政權，為了防止伊斯蘭激進份子對其政權的威脅，便下令解散伊斯蘭性質的政黨，也禁止任何以伊斯蘭為名的政黨成立，請見 Samson（1968: 1004-1005）。

⁴ 關於印尼伊斯蘭法庭的歷史演進及發展，請見 Cammack 與 Feener（2012）。

& Nubowo, 2019)？為何佐科威特意選了位宗教學者擔任副手？但，值得思考的是，伊斯蘭對印尼政黨政治及選舉的影響力是最近才興起的嗎？本文主張應該深入當代印尼歷史，才能了解到伊斯蘭在當代印尼政黨政治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

本文首先回顧伊斯蘭傳入印尼的歷史，依序探討伊斯蘭在荷蘭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時期，印尼獨立建國時期，其與政治發展之關係；其次，本文將討論印尼獨立之後至 2019 年的伊斯蘭對印尼政黨政治的影響，並以政黨政治及伊斯蘭政黨的選舉表現作為佐證，深入闡述伊斯蘭如何影響印尼的政治發展。再者，本文也深入探討伊斯蘭政黨在 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中的關鍵地位，以顯示出伊斯蘭對印尼政治的影響力不如小覷。最後一部分則是總結。

貳、印尼群島的殖民歷史背景

從 15 世紀開始，葡萄牙、西班牙為首批航海至東南亞的歐洲國家。1511 年葡萄牙先攻下馬六甲王國，之後前往印尼摩鹿加群島探尋香料，該島的香料尤以丁香、荳蔻最為特殊。1522 年葡萄牙在摩鹿加群島建立香料貿易據點，但與當地人民衝突不斷。1564 年，葡萄牙殖民者謀殺了摩鹿加群島蘇丹海倫（Hairun），人民揭竿起義，迫使葡萄牙在 1575 年離開摩鹿加群島。在葡萄牙勢力衰退後，荷蘭及英國成為新崛起的航海探險國。香料貿易的高額利潤讓荷蘭不斷派遣船艦到此尋求貿易機會。1600 年，摩鹿加群島首領安汶（Ambon）與荷蘭簽訂條約，想藉此徹底驅逐葡萄牙勢力。此後，安汶獲得荷蘭保護權，荷蘭則取得購買當地香料的專屬權，並在當地建立香料出口要塞。

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正式成立，接管了所有荷蘭人在印尼群島已經建立的商館，包括德拉底、班達、萬丹、錦石、亞齊等等。英國看見巨大的香料市場被荷蘭獨佔，也成立英國東印度公司尋求商機。1602 年 6 月，英國獲得亞齊蘇丹的合作，在當地攻下一個據點；之後又轉向萬丹王國，也建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尼群島的貿易總部，一直運作到 1682

年。兩大公司的商業鬥爭，鉅額增加了用於武力衝突的額外經費，使其負債累累。

到了 18 世紀末期，荷屬東印度公司財務狀況不佳，1780 年公司負債高達 2,600 萬印尼盾，1787 年負債更提到 7,400 萬印尼盾，這造成 1795 年巴達維亞共和國政府接管荷屬東印度公司所有業務。1800 年，荷屬東印度公司被解散，並改由荷蘭東印度殖民政府取而代之。1824 年，荷蘭、英國協商劃分殖民地勢力範圍，將印尼群島劃為荷蘭殖民屬地、馬來半島則為英國殖民屬地。

早在西方殖民者進入印尼群島時，伊斯蘭就已在印尼生根。根據學者李美賢的印尼史研究，早在 13 世紀時，人們已在北蘇門答臘的藍列（Lamreh）發現 1211 年逝世的蘇丹蘇萊曼（Sultan Sulaiman bin Abdullah bin al-Basir）的墓碑，為穆斯林王國存在印尼之最早證據。1292 年，馬可孛羅在蘇門達臘的帕拉克（Perlak）遇見穆斯林商人。15 世紀，馬六甲王國開國元首拜里米蘇拉（Paramesvara）與巴塞公主結婚後皈依伊斯蘭教，伊斯蘭藉其政治影響力進一步擴散到印尼爪哇島及周邊地區（李美賢，2005：47-50）。

除了經濟上的殖民，荷蘭人亦企圖在印尼進行文化殖民，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伊斯蘭，其目的在於試圖降低伊斯蘭對殖民政權的威脅（Jung, 2010; Lindsey, 2012: 12）。在 1822 年到 1837 年 Paderi 戰爭，以及 1825 年到 1830 年的爪哇戰爭（Java war）中，許多印尼土著認為自己是伊斯蘭哈里發制度（Khilafah）之下的屬民，面對西方外來政權的侵犯，理應起而抗之。在印尼土著與殖民政府的緊張對峙之下，荷蘭殖民政府對當地土著更加防備，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其對伊斯蘭的負面歧視態度，殖民官員甚至禁止印尼土著前往麥加朝聖。

赫洛聶（C. Snouk Hurgronje）（1857-1936）為荷蘭殖民印尼時期的重要官員，曾任荷蘭萊頓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為阿拉伯與伊斯蘭文化。1890 年至 1906 年，赫洛聶擔任荷蘭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土著事務部的顧問，在到達印尼之後，他將自己裝扮為穆斯林，試圖融入當地社會，同時也使他能對印尼當地民族習性、風俗習慣及伊斯蘭文化更深入地進行研

究。他建議荷蘭政府應以懷柔寬容的方式處理當地土著的伊斯蘭信仰及活動，才能有利於殖民地的穩定與和諧⁵。然而，赫洛聶的宗教政策仍以降低伊斯蘭影響力為目標。首先，他以習慣法（*adat*）管理印尼土著，藉此弱化伊斯蘭法的地位。其次，他一方面引進西式教育體制，美其名是教化印尼青年子弟；另一方面他在 1905 年首度頒佈『教師法令』（*Guru Ordinance*），該法令規定：（1）所有伊斯蘭課程必須在荷蘭殖民政府立案；（2）所有教導伊斯蘭相關課程的老師必須取得教育執照；（3）所有的清真寺歸殖民政府所管，以及（4）最高等級的宗教領袖被納入殖民政府的公務體系（Fealy, et al., 2006: 43）。赫洛聶的作法讓伊斯蘭各項活動直接受到殖民政府的監管，削弱了伊斯蘭的政治及社會影響力，達到了控制伊斯蘭的效果（Benda, 1958）。1937 年，荷蘭介入印尼伊斯蘭的程度達到了高峰，殖民政府剝奪了宗教法庭的司法權，以西方世俗法庭取而代之。同年，荷蘭殖民政府也頒佈了『婚姻法令』（*Marriage Ordinance*），規定穆斯林必須舉辦「民事婚姻」（*civil marriage*），通過世俗法院法官的見證之下的婚姻才是合法的，就連離婚也必須有世俗法庭的通過才得生效（Fealy, et al., 2006: 43）。

儘管荷蘭人長期壓制印尼的反殖民運動，但印尼人民並沒有放棄，他們一直在等待適當時機扳回一城。1941 年因二次大戰爆發，同年 12 月，日本進攻印尼群島驅離荷蘭軍隊，隔年 3 月，印尼群島改由日本正式統治。印尼民族主義者藉著日本的軍事武力，趁機趕走荷蘭政權。學者顧長永指出日本進入印尼之初，幾乎沒遇到印尼人的抵抗，反而還有印尼人列隊歡迎日本軍隊的到來，不論是爪哇島或其他群島皆有類似景象（顧長永，2016：12）。由於日本殖民時期短暫，也較未嚴厲打壓印尼民族主義運動，此乃造就了印尼獨立建國的契機。

1945 年。國際情勢隨著二次大戰結束出現重大改變，8 月 15 日，日本宣布二戰戰敗投降，日本對印尼三年殖民時期結束。8 月 17 日，蘇卡諾及哈達趁權力真空宣布印尼獨立。然而，不久後荷蘭再次佔領印尼，開啓了持續 4 年的印尼獨立戰爭，最終於 1949 年 12 月 27 日，荷蘭才正式撤離印尼群島。

⁵ 請參見 de Vries（2011）。

參、伊斯蘭運動在印尼的早期發展

根據人類學家 Geertz (1961) 的分類，他將爪哇地區的穆斯林分為三種群體：帕里亞伊 (Priyayi)、閃特里 (Santri)、阿邦安 (Abangan)。第一群人稱作帕里亞伊，他們是信仰伊斯蘭教的當地貴族階層，但其伊斯蘭信仰是受到印度神祕主義所影響。荷蘭為了維持國家統治機器，推動西式教育，企圖同化當地人，於是給予這些上層貴族階級受西方教育的權利，之後培養他們進入殖民官僚體系服務。

爪哇地區的閃特里群體是遵守傳統伊斯蘭意識形態的虔誠穆斯林，較遵守傳統伊斯蘭教義及精神，保有一天禮拜五次及週五上清真寺的習慣。他們有些居住在城市地區，受過學校正規教育，也從事商業活動，社會經濟地位也較高。1909 年，有一位畢業於土著官員訓練學校 (OSVIA) 的閃特里人特里多蘇佐 (Tritoadisurjo)，在巴達維亞創立了伊斯蘭商業聯盟 (Sarekat Dagang Islamiyah)，試圖為己群爭取到更多的權利。1912 年，該組織改名為伊斯蘭聯盟 (Sarekat Islam)，到了 1919 年已宣稱擁有 200 萬成員 (李美賢，2005：124-25)。

19 世紀末，中東地區的伊斯蘭現代主義派興起。有一批閃特里人士到麥加、開羅等地留學，學習了伊斯蘭現代主義派思想，逐漸對本土傳統貴族統治階級及殖民狀態感到不滿。這些閃特里菁英較能接受改革與進步的觀念，主張對可蘭經進行合乎時宜的詮釋。待他們回到印尼後，便開始建立新式伊斯蘭學校，大力改革傳統、保守思想，成為培育印尼新興知識分子的溫床。例如，阿末達蘭 (Kyai Haji Ahmad Dahlan) 在 1912 年創立穆罕默迪亞 (Muhammadiyah)⁶，致力於推動伊斯蘭教育及啟發人民思想的工作，1935 年默哈末狄雅雅⁶的勢力已經擴展到各個印尼島嶼，1938 年，其會員人數已達 25 萬人之多 (李美賢，2005：126)。然而，默哈末狄雅雅後來因接受殖民政府教育津貼，反倒不太參與政治活動，後來被逐出伊斯蘭聯盟 (李

⁶ 穆罕默迪亞該詞指「追隨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們」。

美賢，2005：130）。

在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想的啓發下，促成許多印尼穆斯林民族主義覺醒，也與當時方興未艾的反西方殖民浪潮相結合，對荷蘭殖民政權造成挑戰。由於這批伊斯蘭現代主義派追求改革，威脅傳統貴族階層及原本掌握古蘭經詮釋權的宗教學者之優勢地位，自然也受到貴族階層、宗教學者的排擠與敵視。

荷蘭殖民政府爲了防範伊斯蘭聯盟透過宗教煽動人民革命、威脅殖民政權的生存，1918 至 1919 年開始採取高壓政策，逮捕不少該組織高層份子，造成一些成員紛紛脫離組織以求自保。另外，在伊斯蘭聯盟內部因宗教派系路線不同，傳統派要求成員必須嚴格遵守古蘭經的字面意思，更加伊斯蘭化；而現代派則強調伊斯蘭教義與精神可以與時並進、予以修正，以更加符合當時印尼的社會脈絡。由於傳統派與現代派之間的鬥爭越演越烈，在 1926 年，傳統派領袖哈斯金（Hsjim Asjari）率領傳統派人士退出伊斯蘭聯盟，並在東爪哇泗水（Surabaya）成立新的組織，名爲宗教學者聯合會（Nahdlatul Ulama, 簡稱 NU）。在幾次分裂之後，伊斯蘭聯盟成員數目大減、元氣大傷。

爪哇地區還有第三群穆斯林，被稱作阿邦安，他們的伊斯蘭信仰深受印度及佛教文化所影響，而且也跟爪哇文化及習俗有所融合。由於阿邦安較不訴諸伊斯蘭認同來動員群眾，對荷蘭殖民政府較不具威脅，於是並未被殖民政府強力壓制。這類群體的代表人物包括蘇卡諾及哈達，也是印尼獨立後第一任的總統及副總統。

蘇卡諾出生於東爪哇泗水，父親是爪哇裔的阿邦安穆斯林，擔任國小老師。啓發蘇卡諾政治意識的源頭，始於他高中讀書時，遇到伊斯蘭聯盟的領導人托克羅雅敏挪多（Tjokroaminoto）深受鼓舞，後來托克羅雅敏挪多甚至成爲蘇卡諾岳父，但兩者的姻親關係只維持短短 3 年而已。由於蘇卡諾與托克羅雅敏挪多的關係，剛開始讓人以爲他也是贊同以伊斯蘭進行反殖民主義運動，但事實並非如此。蘇卡諾雖然是穆斯林，但主張政教分離。他發表宣言指出要爭取印尼的國家獨立，必須團結伊斯蘭、共產主義及民族主義三大勢力，而民族主義乃是主軸。1927 年，蘇卡諾成立印尼國

民協會（Perserikatan Nasional Indonesia），隔年更名為印尼國民黨（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PNI）。

另一位阿邦安代表人物哈達，出生蘇門達臘的伊斯蘭宗教學者家族。儘管他原本的家氏背景跟伊斯蘭有密切關係，但覺得志趣不合，轉而從商。他到雅加達就讀商業高級中學，也在一些場合遇到伊斯蘭聯盟的領導幹部，於是激發了他從政的興趣。1922 年，哈達到荷蘭留學，1923 年加入當地印尼學生聯盟（Indische Vereeniging，之後改名為印尼協會 Perhimpunan Indonesia）。哈達在 1926 年當選該協會主席，並創辦《獨立印尼》雜誌，舉辦多場座談會宣傳殖民主義的醜陋，並主張以世俗民族主義團結印尼人民，共同對抗殖民政府。1927 年 2 月，他到布魯塞爾參加「反帝國及殖民主義壓迫聯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 and Colonial Oppression），遇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包括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啟發了他採取不合作運動對抗荷蘭殖民主義。哈達反殖民主義的言行讓他在荷蘭被逮捕入獄數個月，最後在 1932 年完成學業回到印尼。

從上述討論可知，接受西式教育的印尼菁英，不但未被西方殖民者馴化，反倒更激發其民族主義思想，團結人民投入反殖民主義運動。

肆、印尼政黨政治與伊斯蘭 1955-2019

一、蘇卡諾時期（1955-69）

印尼在獨立初期的 1950 年代，其政黨體系大致上有三股政治勢力，分別是：一、由蘇卡諾所領導、以世俗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印尼國民黨（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PNI）；二、以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為基礎的印尼共產黨（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和印尼社會主義黨（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 PSI）；三、以馬斯友美黨（The Masyumi）和宗教學者聯合會為首的伊斯蘭政黨。

1955 年印尼大選時，三大政黨陣營競爭十分激烈，印尼國民黨贏得 257 席中的 57 席（席次率 22.18%）、馬斯友美黨同樣也贏得 57 席（席次率 22.18%）、

宗教學者聯合會 45 席（席次率 17.51%）、印尼共產黨 39 席（15.18%），剩下的 59 席由其他 25 個小型政黨所贏得。在這些小型政黨中，其獲得國會席次超過 5 席以上者，包括印尼伊斯蘭聯盟政黨（PSSI）、印尼基督教政黨（Parkindo）、天主教黨（Catholic Party）、印尼社會主義黨（PSI）。整體來看，當時印尼的政黨體系為多黨制，碎裂化（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程度非常高。而值得一提的是，兩大伊斯蘭政黨以馬斯友美黨和宗教學者聯合會獲得近 37% 的國會席次，在上述三個政黨陣營中獨佔鰲頭。

表 1：印尼主要政黨 1955 年的國會選舉結果（獲得 5 席以上的政黨）

政 黨	得票數	得票率	席次數	席次率
PNI	8,434,553	22.3%	57	22.18%
Masyumi	7,903,886	20.9%	57	22.18%
NU	6,955,141	18.4%	45	17.51%
PKI	6,176,914	16.4%	39	15.18%
PSSI	1,091,160	2.9%	8	3.11%
Indonesian Christian Party (Parkindo)	1,003,325	2.6%	8	3.11%
Indonesian Catholic Party	770,740	2.0%	6	2.33%
Socialist Party o Indonesia (PSI)	753,191	2.0%	5	1.95%

資料來源：整理自 SEAsite Indonesia（2004）。

說明：總席次 257；反灰政黨為伊斯蘭政黨。

1955 年大選之後，由於印尼國會存在眾多政黨，且各自的意識型態光譜差異極大，造成協商耗時且議事困難，國會政治無法順利進行，造成政治困境。因此，軍方開始對蘇卡諾施壓，欲對當時體制進行變革。隨著不滿蘇卡諾的勢力興起，引發了一些反蘇卡諾的政變。在 1956 年末，第二次反蘇卡諾政變失敗之後，蘇卡諾接受軍方建議於 1957 年 3 月開始實行「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此乃陸軍參謀長納蘇遜將軍（Abdul Haris Nasution）的提議，以戒嚴的方式去防止可能出現的叛變及分裂勢力，這也為軍方參政奠定了基礎。

為了平衡民族主義、宗教與共產主義，蘇卡諾提出「納沙共」（Nasakom）的概念，並成立親蘇卡諾的政黨聯盟，組對政黨包括 PNI、PKI 及 NU。同

為伊斯蘭政黨的馬斯友美黨，因持反蘇卡諾的立場，後來馬斯友美黨逐漸沒落，並於 1960 年正式解散。宗教學者聯合會則因支持蘇卡諾，而被吸納到蘇卡諾的政黨聯盟。宗教學者聯合會創立於 1926 年，屬於伊斯蘭傳統教派，受到沙烏地阿拉伯「瓦阿比主義」（Wahabism）的影響，在成立初期僅為宗教團體。宗教學者聯合會在日本殖民時期，曾加入馬斯友美黨，後來因為宗教及政治的想法出現分歧，1952 年脫離馬斯友美黨，並成立一個新政黨，仍沿用同一名稱。宗教學者聯合會的支持者為中爪哇及東爪哇的爪哇族群，尤其是鄉村地區的伊斯蘭老師（kyai）為其主要成員。

馬斯友美黨則於 1945 年成立，屬於伊斯蘭現代主義派，其成員主要為城市地區的穆斯林商人階級，勢力範圍集中在西爪哇的巽他族群（Sundanese）地區，以及蘇門達臘及蘇拉威西受伊斯蘭化影響較深的地方。然而，在宗教學者聯合會所掌控的中爪哇及東爪哇地區，馬斯友美黨勢力較薄弱。

二、新秩序時期（1969-98）

雖然蘇卡諾在任時努力推動「潘查希拉」建國五原則，希望藉此平衡民族主義、宗教與共產主義，但他終究無法讓伊斯蘭政黨與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政黨共同合作，導致印尼政局演變成「民族主義政黨加共產主義政黨聯盟」與「伊斯蘭政黨及反共政黨聯盟」的對抗。

1965 年，蘇哈托將軍在 930 軍事政變後上台，取代了蘇卡諾政府。與蘇卡諾不同的是，蘇哈托將左派及共產主義政黨視為敵對人士，大舉鎮壓及屠殺。蘇哈托本身對多黨體系不懷好感，他特別強調印尼的政治文化是「家庭精神」，亦即要求協調、平衡與團結，而非個人主義、彼此對抗競爭（李美賢，2015：108-11）。於是，他在 1967 年將右派軍方勢力與 97 個非政府組織及職業團體共組「戈爾卡」（Golkar）⁷，亦即一種類似政黨的組織。

表面上，戈爾卡是由農民團體、勞工團體、企業團體等人民團體所組成，但戈爾卡其實受到蘇哈托威權政府及軍方的全權支配，是個蘇哈托履

⁷ 印尼語全文為 Glonggan Karya，本文使用「戈爾卡」是取其音譯。

行個人意志、進行威權統治的工具。戈爾卡在 1977 年至 1997 年五屆國會選舉，大約掌握了 64% 至 77% 的席次。

爲了削弱反對黨的力量，蘇哈托恣意重組反對黨。例如，伊斯蘭政黨的力量，蘇哈托將印尼國民黨、普羅大眾黨（Murba）及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小黨重組爲印尼民主黨（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簡稱 PDI）。PDI 在席次率表現只有 2.59% 到 14%。1973 年，蘇哈托逼迫宗教學者聯合會、印尼穆斯林黨（Partai Muslimin Indonesia, Parmusi）及其他伊斯蘭小黨整合爲團結建設黨。在蘇哈托統治時期，團結建設黨在歷屆選舉席次率表現上最低可獲得 15.3% 的國會席次，最高則有 27.5% 的國會席次。

表 2：印尼新秩序時期的政黨的國會選舉結果

政 黨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戈爾卡	232 (64.40%)	242 (67.20%)	299 (74.80%)	282 (70.50%)	325 (76.50%)
PDI	29 (8.06%)	24 (6.70%)	40 (10.00%)	56 (14.00%)	11 (2.59%)
PPP	99 (27.50%)	94 (26.10%)	61 (15.30%)	62 (15.50%)	89 (20.90%)
席次總合	360 (100%)	360 (100%)	400 (100%)	400 (100%)	425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 SEAsite Indonesia（2004）。

說明：反灰政黨爲伊斯蘭政黨。

三、民主化時期（1998-2019）

1998 年印尼步入民主化時期，印尼在經歷了 34 年的蘇哈托威權統治之後，照理來說，伊斯蘭勢力在政治場域的影響力應該多少遭受壓制。但是，從選舉結果來看，伊斯蘭政黨卻仍有一定的支持度。從 1999 年選舉來看，世俗民族主義政黨與伊斯蘭政黨勢均力敵（孫采薇，2017：132），五大伊斯蘭政黨獲得 35.26% 的國會席次，掌握超過 1/3 國會議席。這五大伊斯蘭政黨還跟其他 13 個小黨組織聯合陣線，推舉 PKB 的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爲總統，梅嘉瓦蒂則得到副總統職。

在2004年總統大選的政黨結盟情況可以看出，這些伊斯蘭政黨都分別跟世俗民族主義政黨結盟。以第一輪選舉為例，出現四組「世俗政黨＋伊斯蘭政黨」對打的情形。例如 PDIP 的梅嘉瓦蒂搭配 NU 的哈欣慕查迪（Hasyim Muzadi）；戈爾卡的維蘭托搭配 NU 的沙拉胡丁瓦希德；國家誠信黨（Partai Amanat Nasional / National Mandate Party, PAN）的阿米安賴斯搭配戈爾卡的西斯沃諾；PPP 的哈姆扎哈茲搭配戈爾卡的阿貢谷美萊。

而在第二輪選舉出線的是兩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分別為：第一組是世俗政黨的結盟－PD 的蘇西諾搭配戈爾卡的卡拉；以及第二組候選人是世俗政黨＋伊斯蘭政黨的結盟－PDIP 的梅嘉瓦蒂搭配 NU 的哈欣慕查迪（Hasyim Muzadi）。後來第一組候選人獲得 60.62% 的選票，擊敗了第二組候選人的 39.38% 選票。但我們從 2004 年國會選舉可看出，五大伊斯蘭黨聯合起來可說是國會最大勢力，一共掌握 219 席國會議員，佔席率接近 40%。

在 2009 年的選舉中，PD 的尤多約諾獲得 PPP、PKB、PAN、繁榮正義黨（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 / Social Justice Party, 簡稱 PKS）、新月星黨（Partai Bulan Bintang / Crescent Star Part, 簡稱 PBB）等伊斯蘭政黨的支持。至於主要對手則是 PDIP 的梅嘉瓦蒂搭配大印尼運動黨（Partai Gerakan Indonesia Raya / Great Indonesia Movement Party, 簡稱 Gerindra）的普拉博沃，以及次要對手是 Golkar 的卡拉及 Hanura 的維蘭托（Wiranto）。

在 2014 年選舉時，印尼又出現「世俗政黨及伊斯蘭政黨」合組政黨聯盟。PDIP 的佐科威與 Golkar 的卡拉，支持這組候選人的政黨包括 PKB、NasDem、Hanura，對上 Gerindra 的普拉博沃與 PAN 的哈達，支持這組候選人的政黨包括 Golkar、Demokrat、PKS、PPP、PAN。

至於 2019 年的選舉，是由 PDIP 的現任總統佐科威與 NU 的重要領袖阿敏，支持這組候選人的政黨包括 Golkar、PPP、PKB、國民民主黨（Partai Nasional Demokrat /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簡稱 NasDem）、人民心聲黨（Partai Hati Nurani Rakyat / People's Conscience Party, 簡稱 Hanura）、PBB，對上 Gerindra 的普拉博沃與雅加達特區的副首長的烏諾，而支持這組候選人的政黨包括 PD、PKS、PAN。最後，佐科威借助溫和伊斯蘭勢力－NU 及 PKB 的支持，穩固了中爪哇、東爪哇溫和伊斯蘭勢力的選票。而普拉伯

沃則是依靠繁榮正義黨（Partai Keadilan Sejahtera/Social Justice Party, 簡稱 PKS）的人脈網絡，獲得了位於西爪哇、蘇門答臘、亞齊等地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支持。

表 3：印尼民主化時期的政黨的國會選舉結果

政 黨	1999	2004	2009	2014	2019
Golkar	120 (25.97%)	128 (23.27%)	106 (18.93%)	91 (16.25%)	85 (14.78%)
PDIP	153 (33.10%)	109 (19.82%)	94 (16.79%)	109 (19.47%)	128 (22.26%)
PPP	58 (12.55%)	58 (10.55%)	38 (6.79%)	39 (6.96%)	19 (3.30%)
PKB	51 (11.03%)	52 (9.45%)	28 (5.00%)	47 (8.39%)	58 (10.09%)
PAN	34 (7.36%)	53 (9.64%)	46 (8.21%)	48 (8.57%)	44 (7.65%)
PK/PKS	7 (1.51%)	45 (8.18%)	57 (10.18%)	40 (7.14%)	50 (8.70%)
PBB	13 (2.81%)	11 (2.00%)	0 (0.00%)	0 (0.00%)	0 (0.00%)
PD		55 (10.00%)	148 (26.43%)	61 (10.89%)	54 (9.39%)
Gerindra			26 (4.64%)	73 (13.04%)	78 (13.57%)
Hanura			17 (3.04%)	16 (2.86%)	0 (0.00%)
NasDem				36 (6.43%)	59 (10.26%)
其他	26 (5.63%)	39 (7.09%)	0 (0.00%)	0 (0.00%)	0 (0.00%)
席次 總合	462 (100%)	550 (100%)	560 (100%)	560 (100%)	575 (100%)

資料來源：2009-2014 年選舉結果整理自印尼中選會（BPS, 2017）；2019 年見 Adyatama (2019) 整理印尼選舉委員會（Komisi Pemilihan Umum, Gen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 KPU）所公布政黨得席數。

說明：反灰政黨為伊斯蘭政黨。

四、2019 年印尼大選中的伊斯蘭與政黨政治關係

2019 年 4 月 17 日，印尼舉行了史上第 4 次人民直選總統、副總統，也是繼 2014 年總統大選後，由現任總統佐科威對上前蘇哈托女婿普拉伯沃的第二次對決，自然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因為兩個陣營的對戰十分激烈，造成此次投票率超過 8 成以上，也展現出印尼日益成熟的選舉文化。

一號總統候選人為 57 歲的佐科威 (Joko Widodo, “Jokowi”)，擔任過梭羅市長 (2005-12)、雅加達特區首長 (2012-14)、印尼總統 (2014 年迄今)。佐科威的競選口號是「印尼前進」(Indonesia maju)，主打經濟及發展議題。他指出，印尼正在往大國的道路上邁進，基礎建設至關重要。佐科威執政期間啟動許多公共建設。2019 年 3 月底，雅加達捷運在選前正式通車，也為佐科威政績大大加分。選前幾天，佐科威驕傲地向媒體表示自己已親身試乘了 6 次。因此，佐科威是打「政績牌」，強調過去 5 年他對印尼的建設成果，以及對外島人民、鄉村貧民的福利政策。

佐科威的副總統搭檔為 76 歲阿敏，曾擔任宗教學者聯合會 (NU) 最高領袖，目前是 2015 年迄今的印尼宗教學者理事會主席。許多人認為，佐科威之所以選擇阿敏為副總統，正是因為他的宗教背景及地位，能夠讓許多質疑佐科威「不夠伊斯蘭」的人有所信服。

二號總統候選人為 67 歲的普拉伯沃 (Prabowo Subianto)，他是前總統蘇哈托的女婿，擔任陸軍特種部隊司令 (1995-98)、目前是大印尼運動黨 (Gerindra) 的主席。他曾擔任 2009 年梅嘉瓦蒂競選總統時的副總統搭檔，但該次選舉敗給了蘇西諾。2014、2019 年，他跟佐科威競爭總統大位，同樣以落選收場。

另外，普拉伯沃陣營獲得許多伊斯蘭政黨及穆斯林團體支持，2014 年的競選聯盟內，包含了 4 個伊斯蘭政黨的支持，包括 PPP、PKS、PAN、PBB，只差沒獲得 PKB 的支持。普拉伯沃在 2019 的競選聯盟中的伊斯蘭政黨為 PKS、PAN，而 PKS 及 PAN 在此次選舉所獲得的國會議席總共 94 席，而支持佐科威陣營的伊斯蘭政黨獲得的國會議席才 77 席。

因為印尼的穆斯林人口眾多，穆斯林選票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因此，

佐科威及普拉伯沃在大選時都打「宗教牌」。根據報導指出，受到保守派伊斯蘭政黨所支持的普拉伯沃曾在選前 10 天（2019 年 4 月 7 日）於國家體育館舉行大型造勢活動，計有 14 到 16 萬名支持者到場，皆著符合伊斯蘭教規的嚴謹服裝。民眾在迎接普拉伯沃演說之前，早在凌晨 3 點之前便開始聚集，4 點準時開始集體晨間禱告，並在宗教領袖帶領下吟誦可蘭經。⁸

印尼極端派伊斯蘭團體「伊斯蘭防衛者陣線」（FPI）的領袖哈比比利奇（Habib Muhammad Rizieq Shihab），人雖在人在沙烏地阿拉伯，但透過錄影向群眾的喊話，大力支持普拉伯沃。他指出是普拉伯沃會保護伊斯蘭、是虔誠的穆斯林，不會支持共產主義。此言彷彿暗指佐科威不是虔誠的穆斯林，而是印尼共產黨員。

深入理解佐科威及普拉伯沃所擁有的伊斯蘭政黨支持，可以發現：普拉伯沃的穆斯林支持者來自最右派的伊斯蘭政黨 — PKS 的支持，以西爪哇為主要根據地，他們不斷抨擊佐科威「不夠伊斯蘭」。佐科威則借助東爪哇的溫和伊斯蘭勢力 — PKB 及 NU 的支持，穩固了一些穆斯林選票。從選舉結果可以發現，中爪哇、東爪哇屬於溫和伊斯蘭勢力範圍，屬佐科威的鐵票區；而西爪哇及蘇門答臘、亞齊等伊斯蘭極端勢力較盛之處則以支持普拉伯沃為主。

從印尼自 1998 年正式步入民主化，我們可發現伊斯蘭政黨有一定的支持者，伊斯蘭政黨在歷屆選舉所獲得的國會席次至少有 3 到 4 成。在 2019 年的選舉，我們更可發現伊斯蘭對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主導選舉的關鍵因素之一。學者邱炫元指出，伊斯蘭乃是 2019 年選戰的動員主要訴求之一，但也成為了撕裂群眾的元素⁹。根據筆者 2019 年 4 月到印尼移地研究的觀察而言，挺佐科威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中爪哇及東爪哇，靠著 NU 及 PKB 所動員的穆斯林選票而獲勝；而普拉伯沃的支持者則聚集在西爪哇、蘇門達臘、亞齊為主，屬於比較傳統的穆斯林區域。

Fossati（2019）利用 2017 年的民調資料，企圖證明伊斯蘭對選民投票

⁸ 報導詳情請見石秀娟（2019）。

⁹ 請詳見邱炫元（2019）。

行為有所影響。他指出，至今有許多印尼人仍保有伊斯蘭認同，不同流派（*aliran*）的伊斯蘭認同會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偏好、政黨傾向、以及投票行為。換言之，儘管經歷了蘇哈托時期對伊斯蘭勢力的強力壓制，但由於一般人民仍保有伊斯蘭認同。因此，在印尼民主化之後，我們仍可看到在歷次選舉中，平均來說伊斯蘭政黨所獲國會席次的總合仍接近三成左右。

伍、結論

本文藉由歷史的視角去追溯伊斯蘭與印尼政治之關係，進而說明伊斯蘭對印尼政治及社會的重要性及影響力。本文首先回顧伊斯蘭傳入印尼的歷史，並探討伊斯蘭在荷蘭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時期，印尼獨立建國時期與政治發展之關係；其次，本文整理印尼建國之後至 2019 年的伊斯蘭政黨在印尼政黨政治的選舉表現，並發現到伊斯蘭政黨擁有民眾支持，因此展現了穩定的選舉表現。最後，本文深入探討伊斯蘭議題及伊斯蘭政黨在 2019 年印尼總統大選中的角色與地位，從佐科威特意選了宗教學者阿敏擔任其副手，其目的就是要鞏固保守穆斯林的選票支持，另外，他在選前不可造勢的三天冷靜期前往麥加朝聖，乃希望以「虔誠穆斯林」的形象拉攏民心，以確保獲得連任。

研究印尼案例發現，首先，伊斯蘭能夠與印尼的世俗民主制度相容。印尼曾經歷過荷蘭的長期殖民，有些印尼菁英曾接受西式教育，偏向世俗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這些菁英後來成為印尼獨立之後的統治階級，儘管他們選擇建立世俗化的憲政體制，但他們也未否定伊斯蘭，仍將自己的身分定位為穆斯林。

其次，研究當代印尼政黨政治可發現，印尼為多黨制國家，1998 年印尼民主化之後，有五個伊斯蘭政黨活躍於政治場域，並在歷屆選舉選派候選人參選。這些伊斯蘭政黨包括：團結建設黨、民主復興黨、國民使命黨、公正福利黨、新月星黨。這些伊斯蘭政黨在歷屆選舉所獲得的國會席次總合，平均而言佔將近三成或以上，由此可看出，伊斯蘭政黨的勢力不容小覷，也對當代印尼政黨政治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再者，觀察印尼近年來的總統大選可發現，伊斯蘭成為候選人用以建立形象及吸引選票的重要因素，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例如：佐科威在 2014 年總統大選前，利用投票日前三天禁止選舉造勢的「冷靜期」到麥加朝聖，以此翻轉選情，並化解對手質疑他不是「虔誠穆斯林」的攻擊。另外，2019 年佐科威為求連任，極力向印尼民眾證明自己非常重視伊斯蘭。他除了宣布副手為伊斯蘭學者理事會（Majelis Ulama Indonesia, MUI）的主席阿敏（Ma'ruf Amin），拉攏保守穆斯林的選票之外，在選前的冷靜期照舊前往麥加朝聖，繼續打造「虔誠穆斯林」的形象。

總結來說，筆者主張伊斯蘭是印尼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能發揮動員群眾的效果。目前印尼存在著基礎雄厚又十分活躍的伊斯蘭政黨，在歷屆選舉都有優異的選舉表現。本文透過歷史耙梳印尼伊斯蘭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已證明儘管印尼採取的是世俗化憲政體制，但伊斯蘭所具有的政治影響力仍是不容小覷的。

參考文獻

- 石秀娟，2019。〈印尼大選穆斯林選票兵家必爭，雙雄都打宗教牌〉《中央社》4 月 11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4100112.aspx>) (2019/9/22)。
- 李美賢，2005。《印尼史：異中求同的海上神鷹》。台北：三民出版社。
- 李美賢，2015。《印尼新秩序時期的政治戰術：政黨與選舉》。高雄：麗文文化。
- 邱炫元，2019。〈2019 印尼大選觀察（三）：撕裂與和解〉《自由評論網》5 月 11 日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76185>) (2019/9/25)。
- 孫采薇，2017。〈印尼民主化與政黨政治的發展〉收於孫采薇、吳玉山（編）《優勢政黨與民主：亞洲經驗的省思》頁 121-53。新北：巨流圖書。
- 顧長永，2016。《印尼政體轉變：由威權到民主》。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出版社。
- Adyatama, Egi. 2019. “KPU Tetapkan Hasil Perolehan Kursi Pemilu 2019, Ini Daftarnya.” *Tempo.co*, August 31 (<https://nasional.tempo.co/read/1242295/kpu-tetapkan-hasil-perolehan-kursi-pemilu-2019-ini-daftarnya>) (2019/11/14)
- Ahyar, Muzayyin. 2017. “Is Islam 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Islamist Movement’s Trajectory on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Walisongo: Jurnal Penelitian Sosial Keagamaan*, Vol. 25, No. 1, pp. 139-72.
- Badan Pusat Statistik,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PS). 2017. “Hasil Pemilu Legislatif (Results of Legislative Elections).” (<https://www.bps.go.id/statistictable/2009/03/04/1573/hasil-penghitungan-suara-sah-partai-politik-peserta-pemilu-legislatif-tahun-2004-2014.html>) (2019/11/12)
- Barton, Greg. 2010. “Indonesia: Legitimacy, Secular Democracy, and Islam.”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38, No. 3, pp. 471-96.
- Benda, Harry J. 1958. “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Dutch Islamic Policy in Indones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0, No. 4, pp. 338-47.
- Buehler, Michael. 2009. “Islam and Democracy in Indonesia.”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4, pp. 51-63.
- Cammack, Mark E., and R. Michael Feener. 2012. “The Islamic Legal System in Indonesia.” *Pacific Rim Law and Policy Journal*, Vol. 21, No. 1, pp. 17-42.
- De Vries, Andreas. 2011. “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 History of Orientalist Manipulation of Islam – Analysis.” *Eurasia Review Newsletter* (<http://www.eurasiareview.com/14092011-christiaan-snouck-hurgronje-history-of-orientalist-manipulation-of-islam-analysis/>) (2019/9/20)

- Fealy, Greg, Virginia Hooker, and Sally White. 2006. "Indonesia," in Greg Fealy, Virginia Hooker, eds. *Voices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A Contemporary Soucebook*, pp. 39-50. Singapore: ISEAS.
- Fossati, Diego. 2019. "The Resurgence of Ideology in Indonesia: Political Islam, *Aliran*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38, No. 2, pp. 119-48.
- Geertz, Clifford. 1961. *The Religion of Jav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mayotsu, Kikue. 2014. "Conservative Turn? Religion, State and Conflict in Indonesia." *Pacific Affairs*, Vol. 87, No. 4, pp. 815-25.
- Hefner, Robert W. 2002. *Civil Islam: Muslim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tan, Benyamin Fleming. 2006. *"Public Religion" and the Pancasila-Based State of Indonesia*.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 Jung, Dietrich. 2010. "Islam as a Problem: Dutch Religious Politics in the East Indies."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Vol. 51, No. 3, pp. 288-301.
- Lindsey, Tim. 2012. *Islam, Law,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Vol. 1, *Indonesia*. New York: I. B. Tauris.
- Luthfi, Assyaukanie. 2009.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in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Samson, Allan A. 1968. "Islam in Indonesian Politics." *Asian Survey*, Vol. 8, No. 12, pp. 1001-17.
- Schneier, Edward. 2016. *Muslim Democracy: Polit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Indonesia, Turkey and the Islamic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 SEAsite, Indonesia. 2004. "Indonesian Elections." (http://www.seasite.niu.edu/Indonesian/Indonesian_Elections/Election_text.htm) (2019/11/10)
- Sebastian, Leonard. C., and Andar Nubowo. 2019. "The Conservative Turn in Indonesian Islam: Implications for the 2019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sie Visions*, No. 106, pp. 6-27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sebastian_nubowo_indonesian_islam_2019.pdf) (2019/11/10)
- Woodward, Mark R. 2001. "Indonesia, Islam, and the Prospect for Democracy." *SAIS Review*, No. 21, No. 2, pp. 29-37.

The Role of Islam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n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Ya-Wen Y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mkang University,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lam and Indonesian party politic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first studie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Islam in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anti-colonial period, and the historical period after the independent of Indonesia. Then, it discusses the performance of Indonesia's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in various elections after independence. It is found that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have stable public support, which shows that Islam has a high influence on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and that all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valued Islamic issues, and thus strived to win support from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evidence that President Joko Widodo (Jokowi) intentionally selected the religious scholar Mz'ruf Amin as his deputy, his relying on Nahdlatul Ulama to consolidate Muslims votes in the region of East Java, and he travelled to Mecca for pilgrimage before the polling day to shape the image of a devout Muslim, we can understand Islam's important status in Indonesian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Keywords: Indonesia, Islam, party politics, elections, Joko Widodo (Jokowi)